

庚子秋日寻路遥

高涛



那木措湖风光 罗正义 摄

因为《人生》，因为《平凡的世界》，因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遥在我的心里早活成一座山，活成一个神。

去路遥的故居看看，去路遥墓地看看，是我心存久远的一个愿望。庚子年秋，我随陕西省残疾人作家采风团去延安采风，这一愿望终得实现。

2020年10月14日下午两点，我们从延安市乘大巴车一路向东，天气是“蓝格盈盈的蓝”，那蓝蓝得纯粹，蓝得一尘不染，连丝丝缕缕白云的影子也寻不见。

车窗外，山山岭岭，次第掠过。山是土山，一律不高，呈浑圆状。斜斜的山坡上，处处的山谷间，远远近近，上上下下，错落着的是红的黄的绿的半黄半绿的树叶，在蓝天之下，黄土之间，是层林尽染的绚烂。我贴心地感受，陕北黄土高原的十月竟如此之美！

大约一个小时后，延川县郭家沟到了，一眼就看见竖在半山腰的“路遥故居”巨幅广告，贾平凹的字。车停在高架桥一侧一块较为空旷的场地上，一行人下车，缓缓走向不远处的路遥故居。经过高架桥下的一座与路面平行的小桥时，有人问这是不是《人生》里刘巧珍等高加林的那座桥啊！

走了几百米，缓步上了一面斜坡坎，一块不大的平坦地上有几孔窑洞，窑洞门前有一棵枣树，槐树前头矗立着巨幅路遥塑像。戴着眼镜的他，目光忧郁，注视着不远处，右手斜插在裤兜里，半举在腰间的左手夹着一支烟，若有所思，似乎是在构思。没走几步，就是路遥的家了。“门楼”上写着路遥故居。院落不大，低矮的院墙是石片砌成。院墙和门楼是改造成故居时砌的，当初并没有。院子左前方靠近院墙处的石碾上两块磨盘合在一起，我在杂志上见过路遥的大妈李桂英老人坐在这面

石碾上的照片。这里的每寸土地上都有路遥的足迹，这里的每一处地方都留有路遥的气息。这个小小的院落，林红应该来过，林达也应该来过。两孔破败的窑洞呈现出往日的恹恹，窑口的顶上的荒草间闪烁着黄灿灿的野花。窑洞里，靠墙的一面大炕几乎占去一半的地方，土炕上立着一盏带架的油灯，它可曾是路遥当年用过的油灯？锅灶、石仓子，一切生活用品都挤在这眼窑里。这里，路遥曾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养母李桂英老人天不亮就要夹上布口袋，拿上打狗棍，走五十里山路去乞讨，回到家再把讨来的干粮粉碎晒干然后再走几十里路，把晒干的干粮给饥肠辘辘的路遥送到学校去。谁能知晓，母亲口袋里塞的每一块干粮是怎样讨来的？谁又能知晓那来回几十里的山路母亲是怎样走回来的？尽管如此，路遥时常会被饥饿无情地袭击甚至击倒。孙少平在学校里吃的是丙等菜，路遥面对教室的墙壁吃的糠菜拌的团子。《在困难的日子里》是路遥的生命体验。苦难和这里的土地一样深厚，但他从未曾屈服过，他始终是生命的歌者。他的一切奋斗都是和命运抗争的不屈诗篇。郭家沟，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最多时只有13户人家，60口人丁的偏僻山村因为路遥而名载史册。

16日上午，去了路遥的挚友曹谷溪老师的工作室，同行有作家薛云平，《西部网》记者王顺利，自媒体人雷小河，曹老给我们讲了很多路遥的故事，北京知青的故事，他说他和路遥在延川黄河畔的那张合影有人写文章说，他把相机放到三脚架上，他说，那完全是瞎扯，当时哪有有什么三脚架啊！他说当年林红和路遥分手后，路遥痛不欲生，他的本意是想让林红做林红的工作，希望两人重归于好，可是他没想到林红竟然爱上了路遥。他还说林红信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句话深深刺痛了路遥。他说，尽管林红伤害过路遥，但路遥后来还时常关

心着林红，看来初恋对一个人来说往往是最难忘的。离开曹老家，我们去了位于延安大学文汇山上的路遥墓。一起去的还有延安作家张一纤。因为不熟悉路，上去的时候走的是那条羊肠土路，路太窄，有的地方只有一尺来宽，又高低不平，一会儿一个土坎，路的外侧是沟，云平兄腿脚不便，拄着拐杖，挪移艰难，步步惊心，有一截路实在窄得要命，他竟然爬着穿过。总算走到一条不到两米宽的斜着的水泥路上，走了几十米就看见路旁的石碑上刻着“文汇山”，这座土山本是无名之山，“文汇山”是曹谷溪给起的名。走了一段上坡路，又爬了一段又一段台阶，总算到了路遥的墓前。墓碑顶端是路遥的半身石像，墓碑后面是土色的砂石砌成的半圆形的墓冢，墓冢后面是一面很长的砖墙，水泥抹光的墙体上镶嵌着金色的大字：**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墓碑周边是松柏青翠，天蓝得没有一丝一缕的白云。墓碑的底座上摆着黄的白的菊花、野花、柏树枝、苹果、橘子、香蕉、王老吉饮料瓶中还插着黑色的吸管。一旁还斜靠着一张16K纸大的牌子，上面是路遥的照片，牌子上密密麻麻写满留言，有一句是：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路遥！是上海的一位读者写的。墓冢前立着一排整齐的纸烟。

肃立在路遥的墓前，凝望良久，深深鞠躬。以路遥的性情，他在延安上学时肯定不止一次攀爬到这座小山之巅，极目眺望，那远处的延河，脚下的土地，可曾令他激情澎湃？这片土地，他太爱了，在他深爱的土地里，他一定会睡得踏实而安祥！

作者简介：高涛，陕西乾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21世纪小说年度选(2012短篇小说)》《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

最幸福的人

吴烨

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在这个功利的社会，为着满足一个接一个不断产生的欲望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着。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老师的要求是考试分数越高越好，学会的才艺越多越好，考的学校排名越靠前越好；长大后工作收入越高越好，住的房子越大越好，开的车越贵越好；及至中年，职位提升得越高越好，资产攒得越多越好，交往的朋友越多越好，去的国家越多越好，享受的生活越奢侈越好；作为公众人物自己的影响力越大越好，占用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好……这个努力的过程叫作积极阳光，叫作追求上进，叫作实现理想，叫作实现人生的价值，叫作诠释生命的意义。

人的欲望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渐次变化和提高的，起初的小欲望通过努力实现之后，人并不会满足，过一段时间又会升起新的欲望。叔本华有句名言这样说：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当欲望得不到满足便是痛苦的，当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人又会陷入到无聊中，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

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我也不能免俗，经常在生存最基本的欲望不能实现的痛苦中挣扎和徘徊，并为这拼搏和努力，以一个负重攀登者的姿态度过了漫长的青春时代，内心少有安逸享受、平静似水、安详如云的时候。

夫妻两地分居的别离之苦，工作不能稳定的漂泊之苦，经济极度困顿的拮据之苦，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精神之苦，灵魂无处安放的焦虑之苦……这些苦痛时而像扑面的烈焰一般炙烤着我的精神，时而像苦涩的海水般蛰痛着我的神经，在白天看似平静的工作之后的每一个夜晚都会涌上心头，淹没短暂的睡眠，使我时时提醒自已，当下永远是残缺的，遗憾的，幸福永远在遥不可及的彼岸，它像无边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永远存在于美好的幻想之中。

说起我的公公婆婆，起初我是在敬重中带着深深怜惜的。他们是陇西平原上最普通不过的农民，耕种着几亩薄田，春耕秋收，浆洗缝补，一年的辛苦劳作刚够一家四口人糊口，物质生活极度困苦。刚结婚时我去婆婆家，家里的贫寒几乎使我吃惊，但使我更吃惊的却是公公婆婆两人内心的平静似水和怡然自得。他们丝毫没有因家徒四

壁、缺少穿的生活而愁苦和尴尬，而是竭尽全力地用体力上的勤劳和物质上的节俭经营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内心里充满了对当下生活的满足和感恩，以及对未来日子阳光乐观的判定。我知道，他们二老是从更艰苦的年代里走过来的人，吃过大苦，受过大罪，那些都是我无法想象的，在政通人和、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家里经济并不是很宽裕，但是比较过去，已经是天差地别了，他们内心是非常感恩并满足的。

我的公公年轻时非常好学，自学了拖拉机驾驶及修理技术，还跟随师傅学习了木工、泥瓦匠和园艺工艺，家里盖房，他就是大师傅。为了供孩子上学，他也外出打过几年工，各种种都干过，由于干活不惜力气，为人忠厚老实，他深受雇主欢迎。我的婆婆年轻时学过裁剪，家里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孩子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她用缝纫机制作的。

我的婆婆是一位慈悲善目的老人，她一生信仰佛，心底善良，脾气温和，从不伤及幼小生命，心态积极阳光，乐观开朗，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孩子们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拮据，生活困顿，常常缺吃少穿，婆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勤俭持家，省吃俭用，供孩子们读书，永远都是感恩知足、平静安详的样子。婆婆的几个姊妹嫁得都比她好，但她从来没有难过和埋怨过，更没有妄自菲薄过，而是非常知足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相夫教子，默默付出。

我嫁过来后，她给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活着，吃个一般，穿个一般，只要身体健康康康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福。”这是她最质朴的人生观，正是因为这样低物质、低欲望、低诉求的朴素的人生观，使她从来不曾和谁生过气，也从来没有有什么烦恼和不满，时时体会到的都是满足和的幸福，安乐和祥和。我每年带她做一次体检，她身体的各项指标也都非常健康，正应了那句“身体的健康常常取决于情绪的健康”。她带给家庭的是平和的情绪，宽容的肚量，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对子女无条件、最淳朴、最伟大的爱。虽然她做的饭并不好吃，炒土豆从来不削皮，做的衣服款式也不新颖，但这些都影响不了她内心的宁静和对幸福的体验——她并不为自己做事的不完美而求全责备自己，而是坦然的接纳，对待别人也是，从来不去责备和抱怨别人的不完

美。她眼中看到的，全是一个人的好，她心里记得的，也全是这个人的优点，即使这个人有天大的劣迹和缺陷，曾经对她极其苛刻迫害，她的记忆也会本能地忘却不愉快的事件，就像温柔的海浪冲刷掉了沙滩上的脚印，留下的只有洁白的浪花和金色的沙滩。

她是一位有信仰的妇人，法力无边的佛祖和大慈大悲的菩萨是她时时敬拜的神，虽然全家人都反对她信那些，但她坚信尘世的一切皆有因果，她用行动践行着行善积德的佛家戒训，也用行动诠释了“中国农村妇女五十年‘温、良、恭、谦、让’”的传统美德。两个孩子考试前她都会烧香求佛祖和菩萨保佑，虽然孩子们都不信佛祖和菩萨，更不信她的保佑能起作用，但每次考得都不错，双双考上博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曾经我的生命在追逐中懊悔中得意中痛苦中失落中不满中暴怒中被消耗；曾经的我在世俗的悲喜恩怨中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曾经的我将那句名言“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奉为圭臬，现在想想那时的我是多么的贪心和狭隘！和婆婆相处的日子愈久，我的痛苦和烦恼愈少，那些曾经求而不得让我无比焦虑的事情，那些曾经避而不及让我无比烦恼的事情，都化作了缕缕轻风，袅袅轻烟，穿过我的书桌旁，从我的窗前轻盈地飘过，以一种白云的姿态，装饰着生命蔚蓝色的天空。我不再惊慌失措不再遮遮掩掩不再担惊受怕不再患得患失，我的内心变得开阔澄澈，平静怡然，接纳自己并接纳他人的所有美好或者不好，并用内心滋生出来的能量去温暖抑或清凉这个可爱的世界。什么是幸福？幸福无关富贵与财富，只是内心的一种感觉，哪怕你地位卑微，十分清贫，但你内心拥有一双感知幸福的敏锐触角，你关注当下的每一一点一滴过心的美好，你能够感知到那从清贫生活的石缝中沁出来的点点滴滴的幸福甘露，你就是最幸福的人。

婆婆在我家住的日子，晚上睡觉前总要手捧经书坐在沙发上默默吟诵，齐耳的短发，娇小的身材，她那慈悲善目、恬静认真的樣子，像是一个功课用功的小学生，更像极了一尊低眉的菩萨。在佛性的加持下，带着一圈别人发现不了的光环，但这光环在我的眼里始终闪烁着令人敬仰的五彩吉祥的光。

（作者单位：中铁一局机关）

回家了，我再也见不到家属区公路两旁和楼前一溜溜梧桐树了。我的心，真的在流泪。粗壮的树身，六层楼高的枝干，还有宽大厚实的像巨型雨伞般的枝干。它们已不单单是棵树了，它们已经有了灵气，蕴藏着父母那一代创业者的精神和祥和之气。

七十年代的初期，我的父母结束了几十年的铁路流动生活，搬到了渭南的某家属基地。父亲成了房建工人，我们兄弟姊妹一起在这里上学生活。

最初，为了给职工家属营造一个好环境，父亲和单位的老职工们在道路两边、楼前和家属院四周，种上了胳膊粗的梧桐树和法国梧桐树。我们家曾经三次调换过房子，无论调换在哪里，始终有梧桐树的伴随。

梧桐树长大了，我们也都成家立业走远了。

父亲退休了。成长起来的梧桐树包裹着院子，也成了他们那一代人歇息聊天的地方。每逢节假日回家，看到巨伞般的梧桐树就知道到家了。父母亲这个时候多半站在梧桐树下，向通往车站的那条小路上张望，孩子们会从老远的地方喊叫着奶奶爷爷、姥姥姥爷地向他们奔去。

家属区的人们买好了菜，都不急着上楼，总是在梧桐树下家长里短的说一会话。有了谁家的孩子上了大学或者谈恋爱了，告诉给左邻右舍和基地的姨姨伯伯们，让他们一起分享快乐。

平常，老工人们聚在梧桐树下打牌，下棋；留在家里的孩童们在大树下玩耍……

家属基地近二十栋楼千户人家，因为有了梧桐树下的交流，谁家有了婚嫁娶的事情，院里人像给自己办事一样操心尽力去办。谁家有了矛盾，他们也会主动协调疏通。谁家遇到了困难和难办的事情，他们会想办法帮忙解决。包括谁家做了可口的饭菜，也会在梧桐树下品尝相送。

梧桐树见证了家属区人们的喜怒哀乐，见证了他们的生活和一些不为人知的烦恼。梧桐树嗅着家家户户飘出的饭香味成长着。

梧桐树长大了，它的根深地扎在了下面，裸露在外面的树根也像五指一样抓着地面。它的成长并没有影响到跟前的排水沟，许多水渗给了大树，树根很感恩地把大部分的根系扎在了水沟低下，守护着地平的湿润干净，人们与这些梧桐树成了相依相伴的伙伴。

住户家的厨房大都面朝前栋楼住宿，梧桐树正好遮住这一切。在厨房做饭，总有梧桐树送过来的凉风和沙沙的树叶声。也阻挡了烟尘和声音向外传送。

晚霞余晖里人们沿着公路散步，宽大的树为他们遮阳遮尘。光阴在这里流淌，生活在日复一日的推移。父母亲他们那一代人渐渐地在梧桐树的陪伴中花白了头发，步伐变得蹒跚，这一切梧桐树都看在眼里。在寂寥的晚上，只有梧桐树陪伴着老人和孩子们。

梧桐树听见了父母亲睡梦中喊叫着孩子们的乳名，也听见了父母亲有病时低低的呻吟。

梧桐树知道，老人们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这些，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梧桐树渐渐地成了他们的亲人，每天都在与老人们交谈着生活中的一切。

在梧桐树的斑斓空隙中，父母亲想着他们的故乡，和田野里那长眠的父母和亲人们。基地的许多老人们相距虽近，梧桐树与他们的儿女们一起悲痛，呻吟，哭泣着。梧桐树在这里见证了老一代的建设者们的艰辛和无私奉献。

光阴似箭，那一代栽树人走了许多，我的父母也走了。但还有梧桐树，还有想念。睹物思亲，见到了父母亲栽的树，会感到他们的精气魂还在。夜里躺在床上，仍能听见父母的轻声细语，感受到梧桐树下那把椅子上躺着歇息的父母，和站在树影里正向窗口张望的老人们。

我久久地凝望着，不舍得把目光收回来。很想还像从前那样大声地说：“夜深了，你们还不会睡觉呀！”梧桐树沙沙响着，轻轻摇摆着，像是在替父母回答，“你们睡吧，我们再说会话……”

有了梧桐树，我们逢年过节还要回家，继续享受着家的感觉。梧桐树下那些对父母的回忆像是在那里无声召唤着。



徽韵

罗正义 摄

芳草地

别了，我的梧桐树

贾玉鸥

这两年回家时，我们发现所有的大树都被锯掉了。一股热风扑面而来，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尘土在燥热中飞扬。垃圾随便在操场和公路两旁堆放着。

梧桐树呢？咱们的梧桐树呢？后来才知道，物业交给了地方，来的新人们就想在这里搞点新意。刚开始把水沟修到路的中间，不能骑自行车和电动车，连行走也不方便，住家户们不同意。后来水沟又改在被填起的原水沟上，就又觉得树很碍事。当决定把公路两旁和楼前的梧桐树锯倒时，楼栋的居民们觉得这不外是一件坏事。毕竟梧桐树在这里生长了三十年之久，喜新厌旧是人们通常的习惯。

要伐树了，几栋楼的人们说，好好，楼房里通透了，阳光也能直射进来，视野更远了。清洁工也高兴，不用到秋冬季两季扫落叶了。有小高的家长们也高兴，省的每天早晚听见鸟叫蝉鸣了。伐树在基地成了一件大喜事。

新物业公司得到上级批准后，找来了机械伐树。很快，把大树锯倒了。树桩与地面一样平了。又在原来填平的老排水沟上修了一条又细又窄又浅的小水沟。

没有了梧桐树，视野是开阔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东南面是生活垃圾和垃圾，以及垃圾边的野草棵上挂着的灵幡及塑料袋；窗户正面，有落差的建筑垃圾；再往西北方向看，废品收购站和轮胎回收站，在太阳的照射下，一团团散发着白色、灰黑色的烟雾正在向这边袭来。燥热的风，还有难闻的气味，都纷纷扬扬地飘过来。风雨也会毫不吝啬地从窗户刮进来。

地面，没有了梧桐树的养护，尘土像蛰伏在地下尘埃，全部沸沸扬扬地向人扑来。一脚下去，脚面上立即蒙上了沙子。正在楼上做饭的人喊叫着：“热死了，怎么没有风呀！”

早上八点多，太阳直射在家属区，没有了大树的遮荫，人们都躲在家里。过去清洁工在树下打扫卫生，一点都不热。如今，四周连个人影都不见，垃圾到处都是。到了晚上，水泥地面反射出的燥热占据了整个空间，汽车的轰鸣声整夜在耳边回荡。新的物业公司本来打算伐掉了大树，种上点小花树，由于资金紧张，什么也没有种。道路两旁低矮的几盏小灯半死不活照着灰蒙蒙的路，没有人在外面散步聊天了。

地面上只有粗大的梧桐树根在默默地凝视着这些，它再也没有办法发出那种沙沙的声响了。它的根还在，那又有什么用途呢？

当列车驶过老基地时，没有了绿荫荫的梧桐树，那深深的思念像断了线的风筝。别了，我的梧桐树，还有梧桐树下那些个美好的回忆，还有曾让我魂牵梦绕的亲人们……（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